隨園隨筆

錢塘袁枚子才

不可亦可類

自稱其字非禮而自稱亦可

顔師古漢書匡衡傳注不宜自稱其字然後之名士往往有之王右軍敬謝帖稱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公書稱范陽盧子先叩頭柳公權與弟帖末云誠懸呈荔枝樓法帖有陳文惠與人書前云堯佐白而後云希元再拜

稱公最尊而有時逢怒

古稱助貴曰公鼂錯父稱子爲公古人以爲可笑然南

史何僭稱顏延之爲公顏怒曰身非王公之公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

作婦人傳稱夫家姓而稱母家姓亦可

毛會侯作戴烈婦傳馮山公引春秋杞伯姬以正之謂當稱夫姓毛西河以爲不然乃歷引後漢史班昭樂府徐淑及蘇若蘭謝道蘊辛憲英桓少君以駁之馮復引皋甫謐作龐娥親傳其父乃趙居安也漢書稱萬石嚴嫗因其子嚴延年也孟子之母齊姜氏而今但稱孟母爲証毛又引後漢劉長卿妻桓氏刑耳守節朝廷旌其門曰行義桓嫠彼此駁辨不已余按古人行文于此種書姓處原無成例稱母家稱夫家俱可也欲息二說之

爭莫如僕稱之如云某烈婦戴氏則無所口實矣

從子稱姪男非古而稱亦可

淸波襍記曰唐碑顏眞卿柳宗元俱以從子稱姪男某非古也爾雅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故左氏曰姪其從姑又曰其姪鬷蔑姪先光按漢書疏廣傳兄弟之子皆稱子不稱姪也姨母有母名稱甥且非而況叔伯乎朱子以爲猶子之稱亦不典古人但稱兒子弟子耳王伯厚曰呂氏春秋黎邱之鬼善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則先秦已有姪稱未爲非古

昏禮不賀而賀亦可

戴禮曰昏禮不賀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不

知左氏罕虎如晉賀夫人又禮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註羞者佐其供具客者鄉黨僚友之賀客豈非昏禮亦賀之証歟或問以詩賀可歟曰亦禮也毛詩間關車之舝兮申培詩說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是詩也

爭財禮非禮而似禮

女家爭財禮聘物最爲惡俗按韓詩外傳曰夫邑邑行路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禮不備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歌之漢邵南申之女臨嫁檢奩具不肯行曰一物不具夫輕我矣然則今之爭聘物者似亦有所本

搢紳裴搢紳而稱搢紳亦可

周禮典瑞王晉大圭註晉讀搢紳之搢搢插也紳大帶也謂插笏于紳也今日搢紳誤矣然荀子禮論搢紳而無鉤帶楊倞註搢與搢同又五帝紀薦紳先生難言之徐廣註薦紳即搢紳

稱六十爲六旬似悞而非悞

說文十日爲旬今稱六十歲爲六旬悞矣然漢書翟方進傳旬歲間免兩司隸師古注旬滿也旬歲猶云滿歲也是稱六十爲六旬未爲不可

生不稱諱而稱諱亦可

禮生日名死日諱又卒哭乃諱以故歐公疑樊毅西獄

俾不宜生而稱諱按漢書宣帝詔曰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是生而稱諱亦未嘗不可也

稱季父不稱叔而稱叔亦可

禮兄弟子猶子也故漢書疏廣疏受傳直稱父子不稱叔姪伯仲叔季者雁行之序平輩之稱非可施于伯父叔父也然北齊書河間王孝琬被武城鞭撾呼阿叔樂陵王百年乞與阿叔爲奴則阿叔之稱亦已久矣

昏禮不用樂而樂亦可

郊特牲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然關雎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也左氏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樂也古樂府有房中樂則昏禮用樂亦可

填諱非禮而周益公行之

今人作祖父行狀末書某人填諱未知起自何時大抵六朝諱親名過甚後人遂因而附會之且必求一顯貴之人為之列官稱爵而填之非禮也按曲禮卒哭乃諱蓋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之前事死如事生故不諱也檀弓曰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曰舍故而諱新亦卒哭乃諱之義今人立行狀時未葬未卒哭又何諱之填喪服小記書銘自天子達庶人一也男子稱名婦人稱姓檀弓云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旌識之名可書于旌獨不可書于行述乎今婦人狀亦書填諱婦人有氏而無諱又何諱之填乎況子貢子思稱仲尼子路稱

孔邱樂正子稱孟軻屈平稱皇考伯庸春秋稱臧孫紇論語稱杞不足徵不在其位詩稱亶父公劉克昌厥後駿發爾私曹志爲植之子而上表稱幹植無私杜甫父名閑詩中不諱閑太史公自序曰喜生談談生遷李翱皇祖實錄曰公諱楚金顏氏家廟碑曰公諱惟貞字叔堅陳子昂作父墓志曰公諱元敬皆自塡諱也以上諸說汪蛟門先生言之甚詳余按周益公集跋王左丞贈曾祖詩求書通眞郎因椽塡諱則塡諱之非由來久矣

天地不合祭而合祭亦可

天地合祭古人以爲非禮朱子以爲可行而未申明確據余按召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若非合祭天地焉用

二牛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社祭土用太牢其別于祭地也明甚謂社即祭地者郊特牲也謂南北郊冬夏分祭者周禮大司樂也二書出于漢不若尚書之可據

古無墓祭而墓祭亦可

古人于墓只有奔喪去國二事而無祭禮記曰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哭盡哀又曰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左氏季子復命哭墓公孫齊與臧孫如墓漢蘇武還以太牢謁武帝園陵魏晉以前臣子不謁山陵惟王導以布衣之交始行之皆古不祭墓之證也然周禮墓祭則冢人爲尸孟子有東郭墦間之祭其來久矣曾子問

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又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于畢集解畢文王墓地名也又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此皆墓祭之見于秦漢前者通考曰褻食上冢開元年間始編入五禮

無交不弔而弔亦可

今人有素無交而往弔喪者似乎可笑而恰合古禮按禖記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虞祔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也虞祔而退以情之厚薄爲去之早遲所謂相趨者慕名之人相揖者會一揖之人皆非朋友也東漢會葬動至三萬餘人太邱雖道廣

諒不至友多如是北史和士開母喪有丁鄒嚴興爲義孝人多笑之是亦無交而弔之流弊也

異姓不爲後而爲後亦可

異姓爲後者魏陳矯本劉氏子而出繼舅家遂姓陳吳將朱然本姓施以姊子爲朱後遂姓朱晉書周逸本左氏子爲周家所養周後有子時人議逸不復姓逸歷序古事以自解

繼父不祭而祭亦可

或問望溪先生異姓爲後可祀先人否先生曰以恩與義屬而世祀焉誠也以氣屬而命之曰爲後僞也古之有國家者祀九皇六十四氏以及因國之無主後者而

况其所養乎然不祭其祖宗也禮疏繼父祭無尸稷餽而已不三獻陽厭而已

女不主喪而主之亦可

白下赤衣朱草衣死無子命其女主喪人多笑之予按喪服小記稱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杖註云若長成婦人在家爲父母雖不爲主亦杖是女子亦可爲主也杖本擔主之名女子旣杖矣又何不可以主喪乾之東西階與里尹不審察乎又大記曰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既曰女主則不論母妻女子矣草衣所行亦猶行古之道歟

喪不弔而弔亦可

穀梁曰周有喪魯亦有喪猶皆不弔周審穀梁之言是天子之喪猶不弔而况于人乎禮經已有喪雖期功不弔曾子問孔子曰喪而弔不已虛乎似有父母之喪不必作外賓之弔也然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弔之人以為疑曾子曰我弔也歟哉似喪中亦可弔矣

分家非禮而分家亦可

東漢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唐律父在子分家者杖一百宋開寶二年罪至論死然孟子論王制只稱八口之家朱子釋之以弟為餘夫壯而有室則別授百畝姚崇傳曰比見達官家田宅水磑都起爭端不

如先有定分以杜後爭是古未嘗禁人之分居也若商鞅令民有三男不分居者倍其賦則不分居且有罪矣而陸賈各分其子貲財而逐日就養焉是亦爲分家之証也

廟無二嫡而兩夫人並祔亦可

唐太常卿鄭餘慶有二祖妣疑于祔祭韋公肅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來有一娶有再娶皆嫡也兩祔無嫌引温嶠三夫人並祔及顔真卿祖室有殷柳兩夫人並祔爲証

爲後者歸宗可而不歸宗亦可

唐豆盧寧無子養弟子勣爲子後生子贊人請爲嗣曰

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竟以勲嗣若諸葛武侯初繼其兄瑾之子伯松後巳子瞻生伯松仍歸于吳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及祜卒伊不服重曰伯父養巳巳不敢違然無父命宜仍還本生

異姓不稱族而稱族亦可

族皆同姓蔑與孔疏言之甚明白虎通以母黨妻黨均稱族然杜甫寄唐八使君云與君同陶唐氏盛族多人韓愈送何堅序云何與韓同姓爲近是異姓亦可稱族也

墓銘不書子婦而書之亦可

黃黎洲言墓銘載女嫁某氏者重所適也不書子婦者

從所畧也然歐陽圭齋爲許魯公碑書子有儀娶平江知州劉傑之女是子婦亦可書也

合塟非古而合塟亦可墓銘標題書配非古而書配亦可

唐宋名人墓志之文無并其夫人而合撰者蓋合塟非古祔而離之也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似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之說亦肇于周初而非三代以上之禮朱子塟父崇安塟母建陽不合塟也東漢樊恭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與夫人同墳異藏可也以故錢氏云凡志墓而書暨配某夫人者不典之詞也黃梨洲亦云婦人從夫志

合葬也其題只書某官某公不書暨配某氏也然金石
文字中有唐垂拱四年澤王府主簿梁府君并夫人唐
氏墓志銘四品孫義陽朱賓撰大中十二年有滎陽鄭
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銘秦貫撰是唐人業已
書夫人矣因兩碑出于　本朝終南山梗梓谷土中錢
黃二公皆未見故也前明王遵岩陳東莊墓表　本朝
魏叔子楊一水墓表亦俱書暨配某氏標于題目之前
余按夫在而妻先卒昌黎爲都統韓宏妻撰銘父在而
子爲母刻石臨川爲楊學士母撰銘碑首標題俱冠以
某官某公之妻是則錢黃二公之說雖本婦人從夫之
意而其間亦何可通融

婦人不稱頓首而稱之亦可

楊彪夫人袁氏與曹操卞夫人稱頓首見古文苑

忌辰不飲酒而飲之亦可

忌辰不飲禮也然孔叢子季節見子順賜酒辭曰先君之忌辰也子順曰飲也禮服衰麻見于君及先生與之梁肉及酒無辭所以長長而不敢遂其私也是忌辰不飲而亦可飲也

同婚不爲婚而爲婚亦可

同姓不婚人皆知之然鄭夾漈言姓不同而氏同可以爲婚如孔子之孔出宋孔孔文子之孔本姬姓是也姓同而氏不同不可以爲婚如孔文子不得與姬姓爲婚

是也氏同而姓不同可以爲婚如王伯輿爲康成高弟子爲其兒稱資娶王庭道女是也故劉撽以爲同姓有正姓庶姓單姓複姓之分如胡母而爲胡鍾離而爲鍾皆宜分別論也王莽娶同姓而改曰宜春氏葢亦未明姓與氏之分別耳

繼嗣非古而禮有可通

古人無子爲之立後者後其繼別之宗非人人無子可以立嗣也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公羊傳曰大宗無後不當絕小宗無後當絕可見非大宗俱不應立嗣也惟雜記云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孔疏置後者謂借他大夫之

子暫爲喪主一若爲之後者而喪畢卽撤仍不立後也故曰爲之置後若宗子則直爲之立後矣今非封建之世無諸侯宗子原無後之可立然漢石渠禮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巳有一嫡子當絶父嗣以繼大宗否戴聖曰大宗不可絶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若族無庶子則當絶父以後大宗宣帝詔曰聖議是也 大清律有官員襲廕一條云有嫡立嫡無嫡立庶無庶以同族之倫次相當者繼之猶有古時諸侯繼絶之意矣文端公曰古人貲財皆入宗子之家宗子爲之祭無後者今無宗子則繼嗣之說自可通融

小宗不可絶而可絶

子夏傳嫡子不繼大宗是小宗不可絕也然羅虞臣長子亦可為人後議孫遠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彩後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為後曰斯重宗之義也吾將以重為知禮矣昔子思兄死而使其子白續伯父以主祖及曾祖之祭蓋遠嫌也以兄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氏之家之變禮乎重之命惡得為非此一段見閻百詩潛邱札記閻最淵博當非譌語但所引羅虞臣者不知何代人子思之事亦不知所據何書

隨園隨筆卷二十二

錢塘袁枚子才

應知不知類

母以子貴而晉人不知

子爲天子尊母爲后禮也獨晉豫章君生明帝終帝之世竟不追封羣臣亦無言者

郊日不弔而伊川不知

郊特牲云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敬之至也[illegible]哲宗負明堂禮成溫公薨已六日羣臣是日往弔原朱异禮伊川不引郊特牲禮以折東坡而乃引論語是日哭則不歌致爲所戲坐經學之疎

郊日可弔而東坡不知

按梁書左軍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春祀二廟帝問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异引檀弓衛侯祭廟即日往弔柳莊以答是吉凶可以同日之証東坡知譏伊川而不知引此事以折伊川亦生史學之疎

國君不死社稷而懷宗不知

曲禮曰國君死社稷註云死其所受于天子也蓋爲諸侯言之如後之督撫死一省之社稷今之州縣死一州一縣之社稷是也若天子固以四海爲家矣春秋天王出居于鄭天王狩于河陽正此義也明懷宗不肯南遷似誤讀曲禮未讀春秋之累然即以諸侯論若公劉大

王皆夏商諸侯也亦何嘗不遷豳遷岐而必拘拘死社稷乎先儒言東坡周平王一論已誤欽宗于前又誤崇禎于後

嫡母無厭而趙岐不知

趙岐註孟子稱庶子喪母有厭于君夫人之說晉何濬之因生母喪而嫡母存疑于所服問范宣宣曰婦人無專制之事不得引父爲比而屈降其子也庶子喪其所生之母惟父得厭母不得厭也按禮有死于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亦甚言庶子之父不可奪其子之喪矣父且不可厭而況其母乎古者卿有側室大夫有貳宗父子異宮聽庶子自居其宮而遂其服也北朝劉豐八

子皆庶出一子喪服入子偕服一時傳爲佳話

康王之誥陳書沈文阿有說而東坡不知

東坡疑康王即位麻冕用幣以爲非周公之制 本朝毛西河駁辨千言以爲新君登極宜用吉禮是也不知陳朝沈文阿先有此說陳高祖崩世祖即位羣臣議謁廟之禮文阿議曰既葬有公冠之儀始冕受麻冕之策示天下以有主也惟三宿三咤上宗曰饗斯蓋祭儐受福非貪酒耳東坡若讀過陳書便無此疑魏尚書奏議按周禮天子公卿吉服皆元冕朱裏元衣纁裳有喪凶則變顧命康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冕不加采色也又變其裳非純凶亦非純吉也案禮三年

之喪趨紼而行事者有四郊其一也郊必衮冕大喪則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

師作衆字解見賈逵論語註而王旦不知

宋王文正公主禮闈論題當仁不讓于師有舉子將師作衆字解文正公以爲臆說黜之不知本漢賈逵論語註師衆也非臆說也

郊天可以獻熟而宋真宗不知

宋真宗問朝臣禮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故郊祭用牛生用也何以鼎卦有聖人烹以享上帝之說其時其臣俱不能對按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鄭注內饔實鼎曰烝禮器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是烹以享上帝

也但郊則先設血而後設腥與爓三獻之祭血腥與爓一時同薦旣云全烝則不體解可知大夫士小祀之屬惟薦熟而已大抵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兼上余嘗見古大鼎可以函牛

明人留同國號而大臣不知

觀文是煬帝殿名乾德乃僞蜀年號唐宋之臣辨明二事以此受知宋孝宗議改元重熈汪應辰不可曰契丹曾以紀年遂改隆興至明代而八股取士士大夫多空疎不學之人以至國號重襲古代者不一而足永樂者前凉張重華五代妖人張遇賢宋賊方臘之號也正德者西夏乾順之改號也天順者金叛將楊安兒元泰定

帝太子阿逺吉八之號也天啟者元魏元法僧梁承嘉王蕭莊唐末南詔豐祐之號也

起居即問安而李涪不知

唐李涪刋誤稱今謁尊者稱祗候起居起居者指動止而言近有起居某官者其義安在不知漢書王莽使人起居太后是作問安之義稱起居某官者非誤也杜少陵詩起居八座太夫人亦是問安之義

喪禮有元孫服而汪鈍翁不知

沈括筆談言人疑喪禮無元孫爲高祖服制不知曾者重也由祖而上皆曾祖也由孫而下皆曾孫也苟有喪必爲服三月之服尚書武王告廟云惟有道曾孫周王

發毛詩成王于后稷雖隔千年猶稱曾孫此其証也禮所謂以五爲九者謂旁親之殺也上殺止于九旁殺至于四而皆謂之族過此則非族無服矣汪鈍翁未見筆談故集中有此疑

天子無小宗大宗而楊廷和父子不知

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所謂別子者諸侯之支子適他國者也繼此別子者遂爲大宗此指士大夫而言若天子諸侯祖某帝而宗某王則有之矣並無小宗大宗之說楊廷和父子與一時議禮諸臣誤認孝宗爲大宗興獻爲小宗則大謬矣據大傳之說則興獻乃眞大宗也諸臣誰守司馬光程伊川之說不敢有違不知伯叔

者乃雁行兄弟之稱不可加諸伯父叔父也皇伯之稱
俚鄙不經所生者必稱叔稱伯而諱其父字則出母嫁
妻尚且稱母稱妻矣况所生父母而可以遽加抹摋乎
諸臣但知引漢宣之不帝史皇光武之不帝南頓君而
並不知安帝嗣和帝追尊生父清和孝王曰孝德皇妣
左氏曰孝德皇后桓帝嗣質帝追尊皇考蠡吾侯曰孝
崇皇夫人趙氏曰孝穆皇后其時東觀儒臣從無爭一
疏者蓋其時人心質朴而亦大小宗之說了然于心中
故也廷和乃云古嗣位之君無加生父以皇字者目不
見後漢書陋矣况濮王生長仁宗宮中原撫如兒子而
嘉靖從外藩入立年已長成其中又與濮議不同耶宜

乎胡世寧之正直李承勛之沉毅其議禮皆與張桂合也其時惟席書一奏最爲平允　本朝毛西河駁辨數千言惜不令廷和父子一見

西京即有墓志而王儉不知

齊太子穆妃葬欲作墓志王儉以爲不見古史按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命刊石埋墓此墓志之始也或曰顏延之爲王珍作以其素族無碑銘故耳刊于羨道則自裴子野始見事物紀原

史遷禍因作史不因李陵

人皆言史遷爲李陵事受腐刑而史遷與任少卿書亦言受刑後乃作史記余按三國魏志王肅奏明帝以漢

武聞太史公述史記命取孝景本紀及巳本紀覽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蠶室據肅言則太史非爲腐刑而始作謗書也乃先爲謗書而始入腐刑耳按子長報任少卿書先言佴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後言恨私心未盡文采不表于後世爰引文王仲尼屈原事處困著書以自況是腐刑之後乃作史記而下文敘表紀書世家列傳之數云云又謂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則未受刑以前先巳操觚至受刑以後方得脫槀耳

崔浩禍不因作史

崔浩傳言浩禍由作史余常疑太武雖暴何至將寵任

之臣因文字之失而忽加誅滅後閱宋書柳元景傳魏太武寇汝潁崔浩密有異圖元景從弟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内應謀泄浩誅而光世南奔據此傳是浩之誅非爲史禍也何以魏書本傳既不載而南北史亦無此條

苻生並不好殺

晉載記極言苻生之酷暴好殺洛陽伽藍記有趙逸者年百餘歲言曾親見秦王苻生並不好殺言其酷者皆苻堅弑生後附會之詞此與金史賈益謙爲海陵雪冤事同金世宗時言海陵過惡者皆遷官故實錄所載未免附會者多

立子殺母魏亦不盡然

魏書稱魏法漢武帝立其子必殺其母故胡太后有寧死不隕胎之言頗不盡然景穆之母賀夫人也太武不因立景穆而殺之太武之母杜貴嬪也明元不因立太武而殺之

罷藩鎮宋法不盡然

李燾長編曰太祖謂石守信曰為天子大難不如為節度使之樂此言不欲其領禁兵非不許其為節度使也而司馬光紀聞以為守信等俱以散官歸第誤矣按宋史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東兵馬十七年郭進以洛州防禦守西山巡撫二十年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高懷

德爲歸德節度使其他如賀惟忠之守易州李謙溥刺隰州韓令坤鎮常山張美之守滄景皆與之管榷之利使自募驍勇便宜從事所以二十年無西北之虞自寶元康定以後盡反其所爲而藩籬盡撤金兵乃入無人之境

漢高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亦不盡然

高祖詔非劉氏不王然韓彭皆異姓王也詔非有功不侯然陽城延以軍匠從未央宮封梧齊侯非有功也見高文功臣表

曹彬下江南不戮一人亦不盡然

宋史曹武惠下江南不戮一人按馬令南唐書言宋

兵至城城中縉紳士女盡避難登瓦官閣吳越兵縱火焚之一時哭聲震天次日過之盡爲灰燼梅磵詩話曹鄴建金陵樂官山序曰南唐初下諸將置酒高會樂人大慟乃殺之聚瘞官山因名樂官山詩云城破轅門宴飲頻伶工執樂泪沾巾駢頭就戮緣家國愧殺南朝結綬人

明宰相必用翰林而不盡然

相傳明代拜相必用翰林出身之人崇禎五十相皆翰林也然永樂時楊士奇以儒士由翠府審理天順時李賢由吏部主事正德時楊一清以薦辟起家並非科甲

隨園隨筆卷二十三

錢塘袁枚子才

不符類

史記與尚書左傳不符

史記周公奔楚成王乃發金縢介之推惡子犯要君乃作五蛇歌以申怨與尚書左傳皆不符其他類此者甚多

楊惲事漢書與謝承後漢書不符

漢書載楊惲之死爲與孫會宗書腰斬妻子徙酒泉獨謝承後漢書楊豫傳云豫祖父惲封平通侯子惠宗坐與臺閣交通有罪國除豫上書乞還本土其詞云臣祖

惲念安社稷指刺奸臣以致死徒云云是與漢書不符矣謝氏漢書今雖亡失而此語則見于顏氏匡謬正俗蓋唐時此書尚未亡

稱伊尹貌荀子與晏子不符

荀子伊尹面無鬚眉而晏子乃云伊尹黑而髯一說不符

昭王南征左氏與呂覽不符

左氏昭王南征而不復人所知也呂氏春秋昭王巡楚而涉辛游靡振之濟振蔡侯王歸乃封于西翟實始爲西音是昭王南征而復也

昭靈夫人事史漢與陸士龍頌語不符

陸機漢高功臣頌曰太〻公伏軾皇媼來歸是高祖之母昭靈夫人未嘗不歸也史記漢書皆不載皇媼始末但云母媼而已顏師古註媼爲烏老切致招廣記所載狂生之請

孔子不答戰陳左氏與論語不符

論語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不對曰俎豆之事則嘗學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左氏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甲兵之事未之問也退命駕而行是對孔文子非對衛靈也

四大鎭事馬端臨通考與宋史不符

張韓劉岳之有功宋室史言之詳矣獨馬氏通考引汪

藻葉適之奏極言韓世忠執縛縣令逼取錢糧天子召之三四而不赴元夕取民間子女置酒高會與本傳西湖跨驢光景殊不相符端臨亦稱四將不過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而已一遇女眞非敗則逃故秦檜不慮北方之未取而先憂南方之可危殺之誅之然後江左稍安此明指岳公也然則京口之戰順昌之捷與朱仙鎭之成名史皆誇言耶或云馬碧梧故秦相門下士也端臨所言不無誣妄

十六國春秋載周虓事與晉史不符

十六國春秋載虓爲苻堅所擒堅欲用之虓不屈謀弒堅事覺堅赦之再謀弒堅爲堅所誅晉書則云周虓病

卒于太原符氏

唐書王才人事與兩朝獻替記不符

唐書武宗寵王才人嘗欲以爲皇后每出獵輒袍而騎從羣臣奏事者往往誤以爲帝以妃貌類帝故也帝疾亟詞妃曰吾氣奄奄將與汝辭奈何妃對曰陛下萬歲後妾願一殉帝崩後自縊于幄下宣帝嘉其節贈賢妃李衛公文武兩朝獻替記云自上臨幸王才人有寵若之寵以驕妒忤旨日夕而隕羣臣驚懼以上成功之後喜怒不測

楊妃之死劉賓客詩與唐書通鑑不符

楊妃縊死新舊唐書通鑑均無異詞惟劉禹錫馬嵬詩

云貴人飲金屑倏忽舜英暮似貴妃之死乃飲金屑非酖也又云平生服杏丹亦他書所不載

宋野乘記太宗之崩與正史不符

宋野乘載太宗燕京之敗股中十二矢妃嬪盡爲契丹所虜歸後傷重而崩神宗泣告臣下欲用兵復仇若果有此事而慶歷朝臣竟有仇不報何耶抑有所諱而不敢言耶余按寇準傳準至道元年自青州召見帝足創甚褰衣以示準曰卿來何緩耶據此則野乘所載未爲無因

金縢史記與尚書不符

史記周公薨後成王親開金縢尚書言公居東都時因

全勝是生死不相符也

國策載李牧事與史記不符

李牧死國策極言其寃史記則言牧不受命捕得斬之

通鑑主史記大事記主國策

金人南遷錄與金史大金國志不符

金人張師顏南遷錄載章宗內侍姚天貴與牛刁兒爭地訟之大興尹尹不能決乃奏章宗上方與李宸妃飲令別踏地與刁兒以此刁兒怒與穆三奴等于七夕入宮殺章宗宸妃以疾不與聞變急召宰相完顏章等討賊迎磁王允明立爲皇太叔有司奏宸妃知情乃亦賜死云云常疑此一節事何以金史無之大金國志宋史

皆不載入但云帝曩以善終稱後閔賓退錄極言張師顏南遷錄之誣世宗賢主而誣以新臺之行允迪賢太子而誣以南凉觀被殺此書半屬子虛然此種傳聞亦可存之以留疑案

周處事史與碑不符

晉書周處討齊萬年軍敗無援力戰而死通鑑因之亦無異詞惟陸平原作周孝侯碑稱舊疾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與史不符

心史載文天祥事與宋元史不符

鄭所南心史云文山大罵元祖數其五罪致被剖割取其心肺食之皆與宋元史從容柴市之說不合又載元

主婦食孕婦乳中血并食腹中小兒大覺荒謬予故嘗疑此史之不眞鐵匣在井二百年斷無紙墨不壞之理惟四言詩一首殊可愛曰今日之今霍霍栩栩少焉驀之已化爲古

明仁宗景泰之崩野史與正史不符

陸釴病逸漫記曰景泰爲臣者蔣安陰受天順皇帝之旨以帛勒死仁宗崩驟因宮人毒張后懼以其藥進帝而帝崩或云雷震也

燕懿王德昭之死涑水紀聞與宋史不符

宋史燕懿王德昭傳德昭請行太原之賞帝不悅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柯氏新編所載亦

同獨司馬光記聞言德昭好啖肥肉體太充盈一夕啖肉過多疾漲而卒與宋史不符李燾長編但存其說而不取

吳越重斂五代史與錢氏私志不符

歐公五代史極言錢氏重斂其民下至雞魚卵鷇必家至而戶取諸案吏持簿畫笞至數百人按錢世昭作錢氏私志則云錢惟演爲西京留守歐公任河南推官頗狎一妓而惟演逐之以故有憾于錢氏所作似非信史然江表志亦云吳越時民多赤體用竹篾繫腰間民貧至此而吏苛雖貧亦家累千金順存錄曰錢氏欠租至一斗便定徒罪以故江景防入宋沉圖籍于河以蘇民

國總緣自武肅王來三世竭十三州之力以事大國故也通鑑則載吳越王宏佐知國有十年之蓄乃賜復境中租稅三年亦與五代史不合

宇文虛中之死野史與宋史不符

金史宋史以宇文虛中之死為自取毫無褒詞然施德北窗炙輠云虛中作三詩有云人生一死渾閒事裂皆穿顱不汝忘紹興十五年謀挾淵聖南歸為人告變虛中急發兵直至金主帳下金主幾不能脫事不成而誅按兩史皆不載此事而但云以謗訕得罪然百口全死似必有他故不止謗訕也況淳熙初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肅愍開禧中又賜姓趙氏觀宋之尊崇如此則北窗

炙輠之言必非虛妄

羅願拜岳廟之事外集與正史不符

宋史羅汝楫作御史助秦檜劾岳飛後其子願知鄂州以父嫌不敢入岳廟然願頗博雅作爾雅翼一書治鄂有善政一日者自念怨不及嗣過岳廟入拜竟死此事人皆疑武穆雖靈未必如是之隘考曹涇作願本傳引新安續志謂鄂州大旱願立日中請禱致疾而卒洪武二年王禕作小集後序亦云天旱禱雨得疾卒皆與宋史不符

趙元昊之死筆談與宋史金史不符長編又與筆談不符

筆談言元昊初生一子曰甯令受甯令者華言大王也其後又納沒藏訛之妹生諒祚而愛之甯令受之母授戈于甯令受使殺之甯令受遂入元昊之室刺元昊未殊而走諸大佐沒藏訛哤討殺甯令受明日元昊死諒祚遂立宋史金史元昊傳中不載此事俱言元昊善終子諒祚嗣位而已長編則云元昊凡七娶生子以貌類他人殺之五娶爲野利氏生甯令哥而愛之爲娶沒移氏爲婦見其美自娶之立爲新皇后甯令哥憤而行弒役及未殊乃劓其鼻去匿黃蘆訛龐家爲訛龐所誅元昊以鼻創死二三月諒祚始生葢遺腹也

宋齊邱之死江南野史與馬令南唐書不符

龍衮江南野史稱孫晟對世宗曰江南有甲兵三十萬以長江抵十萬宋齊邱抵十萬世宗亦臣不殺齊邱和議不成故縱反問于元宗而誅之馬令南唐書頗不以爲然言齊邱能見用於烈祖而不能見知于元宗亦周亞夫鞅鞅非少主臣之意齊邱亦自知之故哭周宗死日來亦得時去亦得時

岳武穆之死正史與北盟會編及諸野乘不符

宋史岳飛傳但言秦檜附會其獄歲暮不成手書片紙付獄即時報飛死而已朝野遺記言飛之斃于獄也實請其浴令壯士拉脅而殂獄卒隗順負其屍瘞之北山之漘北盟會編則言飛天竺寺題詩有寒門何貴在何時

之何爲万俟卨所証乃閉眼受掠中毒而卒葉寨闕守大抵死法黯昧故兩書不同且所言葬處亦不同至于棺上有鉛筩私號賈宜人墳出于南宋相眼一書書名亦奇

關壯繆之死三國志與關帖不符

吳志潘璋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于臨沮夾石及其子平關帖鍾繇表稱羽爲曹仁所手刄是兩說不同也蜀記曰權禽羽欲活之左右曰公不記從都遷許事耶乃殺之又稱孫權欲活羽以敵曹左右不可乃役之裴松之以爲羽乃陣亡非生禽也駁之甚力是關公之死竟有三說矣

范公論唐入司馬之事與唐史不符

宋嚴有翼序柳子文云王叔文工言治道順宗在東宮頗重之與俱文珍韋皐等相忤得罪而入司馬之名紛然出矣作史者不審是非以成敗論人非實錄也頼范文正公論之曰叔文人望稍輕然順宗即位與劉禹錫等決事禁中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又絕韋皐私請欲斬劉闢其意可不謂忠乎會順宗病篤皐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皐之謀遂行內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不足爲定論也

韓壽事高氏逸史與晉書不符

高氏逸史通韓壽者乃陳騫女非賈充女也壽未娶而

女亡乃別婚賈氏晉書賈充傳及世說直言壽通充女而娶之似惡充而揚其惡也然壽女事亦誣因壽從弟燿與壽子忿爭遂誣加壽女以穢行耳說見高氏小史

眞誥言郗鑒王陽明文集述郭璞語皆與正史不符

陽明文集載某月日夢郭璞來見極言王導之姦邪倍于王敦正史爲其所欺賦詩一章而退陽明亦賦詩和之特存集中以示後世余按此等處涉疑案往往有之陶氏眞誥言晉郗太尉鑒之殺人家口取其家財東坡志林言唐楊綰之好殺二人皆賢者何以得此異論

金王亮之死諸書不同

金主亮之死諸書不一員興宗采石戰勝錄云諸酋射亮帳中已中三矢乃問是江南人自家人曰自家人亮曰我去年作些没道理事今日饒我也由你不然早早快殺萬戸一人直入殺之江上遇王錄曰肖這巴只厮親信樂家奴謀三更時伏萬弩于牖處使人喊南人越營家奴先盜其弓劍以燭引亮出諸人望燭明處萬弩齊發亮問劍所在曰恐人盜劍臣帶于身乃擲燭而逃張棣正隆事迹記曰耶律勸農懼點其兵與直宿將骨母里哥謀乘亮未起射之亮疑本朝人愕然曰軍變披衣而前已爲謀克當鶻射仆于地乃執而縊之神麓記曰亮逼諸軍南渡勸農使契丹阿列等以十一月二十六

日夜以御營諸軍弓箭持滿向內喧呼亮曰莫非南軍
至乎王光道乘勝引亮出帳衆責之曰君虐民弑母神
人共怒南朝何罪而必伐之亮問汝等殺我願南乎歸
國乎皆言歸國遂射殺之而焚其尸虞侍書采石斃亮
記云亮兵不利退歸鎮江諸酋乙未夜詐作南軍劫寨
狀直趨亮寢曰我欲帳前自率親兵縱之入遂射亮亮
問南家人乎我家人乎曰我家人亮曰我自知無道汝
殺我亦當遂矢下如雨並殺其妃三人而來求和金史
逆臣傳則云元宜王祥亂作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
之海陵曰走將焉往方取弓劍而中箭仆地延安少尹
等手刃之手足猶動指揮使大磐將矢來救王祥笑曰

已無及矣乃取衣甲裹尸焚之

隨園隨筆卷二十四

錢塘袁枚子才

詩文著述類上

文人寓言

文人寓言不可爲典要者如晏子春秋一桃殺三士史記魯連射聊城書齊將自殺優孟假孫叔敖衣冠而莊王卽欲用之國策秦滅六國而安陵六十里以唐雎故獨存夏禹之鼎没泗水張華之劍躍龍津相如作長門賦武帝讀之寵陳皇后如初其實並無此事也他如孔稚圭北山移文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皆偶爾與到之作孔與周交好無間而山公與嵇亦並未絕交也

行狀

漢丞相倉曹傅朝幹作楊原伯行狀見文章緣始江淹爲宋太妃周氏行狀見文集

上梁文

上梁文見溫子昇集有閶闔門上梁文

祭文

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孔疏弔詞面致傷詞當書之于版使人讀之而奠殯前此祭文之始也

檄文

檄文始于周穆王令祭公謀父爲威讓之辭以責狄人

碣文用爾雅之非

郭注爾雅閼逢攝提格未詳司馬貞索隱以爾雅爲近人所作所記年名不符古鐘鼎從未有以閼逢攝提記年者鄭夾漈曰今人編年好用爾雅名甲爲閼逢乙爲旃蒙是以一元大武爲牛也夫隱語爲瞽井迷難之言豈可施于簡編乎

自註其文之非

歐公譏元微之桐柏宮銘自註典故以爲非作者法今人犯此病者多

編集以賦裝頭之非

文以賦裝頭始于文選劉禹錫曰文章家先立言而后體物今以賦裝頭者非也

詩賦不可爲典要

上林不產盧橘而相如賦有之甘泉不產玉樹而揚雄賦有之鴈門太守行而云日逐康居與月氏蕭子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河東流白馬皆非題中所有之地唐明皇幸蜀不過峨嵋而香山長恨歌乃云峨嵋山下少人行宣州去江數百里郡中無江而謝朓登城樓詩乃云澄江淨如練蘇武詩有俯看江漢流之句其時武在長安安得有江漢

文中用釋老

韓歐文集無一字及釋老者文品最高曾蘇便不免矣范文正公有水陸齋薦祖先文文文山有誕節升麯保

爻等疏俱非文章上乘至宋金華焦弱侯侏儒雜引而江河日下矣

一字異音

觚杜子春讀爲荊鄭康成讀爲掎燋杜讀樵鄭讀雀焌杜讀俊鄭讀鐫又鄭司農彝讀裸紛讀粉康成敦讀燾獻讀莎脩讀滌俱不可解

方言與今不合

方言者一方之言如今鄉音是也然今古亦頗不同如公穀之以豫爲蹻以狂爲俄以即來爲登來吳呼善伊爲稻緩楚呼妓爲娟以至化我笱將之類今皆不仝他如左氏以於菟爲虎漢書以抱小兒爲而擁樹如淳曰

齊人以不知爲耶高誘曰楚人以恨不得爲桱治淮南子云淮南人呼母爲社范成大吳船錄蜀呼老爲波世說吳語以冷爲母乃洵長安志秦人以水驛長爲霸長大戴禮楚人稱冢曰琴故舉陏冢名公琴越絕書越人謂鹽曰餘故鹽官曰朱餘唐韵江淮之間以韓爲何匡謬正俗山東謂衆爲洋內則注齊人呼巾爲紛喪大記注齊人呼指索爲緘繩今皆無此音寻杭人也偶閲田汝成委巷叢談云杭人以快速爲鄉溜此語尚存也以好爲現薩醜爲懷五則久無此音矣

音義繁重

古無平上去入之分可以通讀自齊梁間四聲譜出而

後之編韵書者以一字分數音而訓詁亦異所謂動靜音是也謹按康熙字典上字注如上聲是掌切爲升上之上屬動去聲時亮切爲本在物上之上屬靜有兩音兩義者如食讀飼中讀仲王讀旺之類如毀敗之毀讀上聲莊子其成也毀也是也非自毀而人毀之之毀讀去聲孟子毀其宗廟是也已成之譽讀去聲孟子不虞之譽是也媢入而譽之譽讀平聲論語誰毀誰譽是也風雨之雨上聲易經雲行雨施是也自上而下之雨去聲詩經雨我公田是也衣裳之衣平聲繫詞垂衣裳而天下治是也衣被人之衣去聲東方朔傳身衣弋綈是也玉音獄入聲乾爲玉爲金是也琢玉工之玉音遇去

聲易林鉛刀攻玉是也出出入聲音黜凡物之自出也出去聲音吹推而出之也詩經君子如怒怒讀上聲逢彼之怒怒讀去聲諸如此類今行文者雖不能記清然不可不知也

字義相反

古用字有與字義相反者亂之爲治也息之爲長也擾之爲順也荒之爲定也結之爲解也浮之爲沉也面之爲背也臭之爲香也糞之爲除也

俗用字不知所始

弔哀死也而取文案曰弔卷縊死曰弔死打擊也而造舡曰打舡取漁曰打網巴地名也而望遠曰巴想勉力

日巴急行拱也而日着棋披衣也而日穿衣其由來皆不可解至于造人日差本詩經之旣差我馬毛傳差擇也蓋謂檢擇而用之也少物日欠本說文歁食不滿也歁即欠臣謬正俗載此二字可見唐時巳有此音

左邱明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人常疑左邱明古無其人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作春秋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傳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是左邱明者乃魯國賢者爲孔子同時友非弟子也故曰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又班固白虎通以春秋書名黃帝時巳有亦奇

尸女

魯莊公如齊觀社公羊云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范甯註尸主也主為女往爾以觀社為辭語意不明或謂女為汝尤屬牽强余按漢書地理志齊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國中民間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大槪遇社會之日則巫兒皆出妖冶喧閧故莊公往觀曹劌以為非禮尸女或即巫兒

上行用草書

東觀餘論云唐太宗許臣下用草書惟署名處用楷書群臣先正書而又加草遂為花押按通鑑李元道佐王君廓時上書房相對廓私閱之因不識草書疑其傾已

遂反可見上宰相書亦用草矣余偶得王陽明擒宸濠時在軍中付其父家信亦草書字如栗子大

名數字義

南朝呼筆四管爲一狀見孔元舒在家記北朝呼帶爲腰周武帝賜李賢御服十三鐶金帶一腰帶亦稱腰唐五行志安樂公主造百鳥毛裙兩腰陸雲與兄書曰一月上三臺曹公藏墨數十萬斤今送兄二螺北戶錄亦稱墨爲螺爲丸爲枚衣稱稱見禮喪服大記衣十九稱註單複具曰稱袍有表衣有裳謂之一稱名銀爲流者漢書食貨志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名田爲雙者唐書南詔傳官給田四雙爲二百畝較耕乞反一雙四畝也儂

地以二畝爲一雙名酒爲裨者見艮底式送人酒一榫
博雅榫榼也集韻飲器也以金稱版者見韓晉公與撈
夫白金一版周禮秋官職金旅于上帝供其金版註餅
金謂之版以物稱覓者唐書南蠻傳十六枚爲一覓以
食稱頭者見晉元帝集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又以食稱
頓者見世說羅友少時伺人祠曰乞一頓食麵稱屈者
見南海志扶南國貢交趾白屈以貲稱侔者見尚書大
傳湯伐三㚇俘厥寶玉以玉稱隻者見穆天子傳天子
升舂玉之山載玉萬隻以脈稱診者見漢書王喬傳有
雙鳧從東方來舉羅張之得一隻舄乃詔上方診視以
詩稱倆者見魏文帝紀以詩賦倆孫權以賦稱篇者見

趙世家馮亭以城七十幣吾國以矢稱賄者見周本紀王命榮伯作賄肅慎之命以天子所到稱賤者見尚書序成王既伐東夷遂踐奄以幣稱兩者見周禮媒氏凡嫁娶入幣紙帛無過五兩註五兩十端也言兩者取配合之名孔疏云四十尺也錦稱純見穆天子傳獻西王母錦組百純註純疋端名也以酒稱經程者見韓詩外傳齊桓公置酒令大夫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急就章曰稽檠程郎稽程之義也以經稱斤者楊升菴稱易重一斤詩重八兩以人稱鎰者陳白沙稱堯爲鎰孔子九千鎰稱地爲弓者儀禮鄉射侯道五十弓稱餅爲軸者見太平廣記唐俭過薛員遺之以餅二軸

紙稱番者見唐書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田可稱稜陸魯望詩我本曾無一稜田灸稱壯者後漢書註華佗別傳有灸此艾各七壯之語三餘贅筆醫家艾一灼謂之一壯首飾稱樹者隋書禮志后首飾花十二樹以一徧稱一遭者見楊子方言一周日一僧郎一遭也又車亦可稱兩孟子革車三百兩絹稱匹者小爾雅倍丈日端倍端日兩倍兩日匹淮南子天文訓四丈爲匹稱牛馬爲一頭者見漢書西域烏孫傳馬牛羊驢七十餘萬頭鼓稱通者見文選注引軍戰令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一石稱一擔者後漢書宣彪傳注江淮人謂一石爲一擔以裝稱石者史記貨殖傳蕉羊裘千石以量稱

領者世說王大見王恭坐六尺簟曰可以一領及我以珠稱琲者魏志孫權貢珠百琲以金稱笏者墨莊漫錄朱芾爲太常博士寫黃庭小楷詔賜白金十三笏米可稱條者見白香山登靈應臺北望詩云臨高始見人寰小遠望方知世界空回首却歸朝市去一條米落太倉中

句讀

漢何邵公序公羊傳始連出句讀二字讀字舊無音當訓華經古注所謂讀若某某人讀之讀也馬季長笛賦又言察度於句投注云說文訓逗爲止投與逗古字通音豆句之所止也然則句所止爲投音之出爲讀古

未有以讀爲投者亦未有以投爲句之半者自宋而後道讀爲投呼以豆音凡館閣校書旁點爲句句中點爲讀而讀遂改爲半句絕之名

書父祖考應從父稱

凡行狀之作特狀其所狀之人而無與乎其狀之者故子狀父而稱父之祖考必從其父之稱孫狀祖而稱祖之祖考必從其祖之稱故唐穆員狀父所云祖思恭考元休白樂天狀祖所云祖志善父溫皆其祖父之祖考也惟明之中葉乃有稱其祖父之祖考而從狀之者考所自稱不從所狀之人之所稱者此流俗無稽之失不可以爲典也凡高祖之父連身數之爲六世離身數之

爲五世後漢書蔡邕傳邕六世祖勳勳乃邕高祖之父邕傳註引邕祖攜碑云攜曾祖父勳勳攜生稜稜生邕則逆身數之也歐子昂誌父墓柳子厚表父神道于高祖之上一世皆稱五代祖則離身數之也按古文尚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子云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是祖禰而上皆身所治數世離身賞本古制故韓退之撰薛戎墓銘稱高祖爲四世祖此其証也至凡所狀之曾祖祖父與其鄉貫有列于狀之前者以上太常之館議謚編錄任彥昇之狀蕭子良韓退之之狀稱渾陳京是也有疏于狀之內者以託文章家撰著碑誌韓退之之狀馬彙蘇子瞻之狀其祖序是也

古有史無經

劉道原曰歷代史出于春秋劉歆七略王儉七志皆以史漢附春秋而已阮孝緒七錄才將經史分類不知古有史而無經尚書春秋皆史也詩易者先王所傳之言禮者先王所立之法皆史也故漢人引論語孝經皆稱傳不稱經也六經之名始于莊子經解之名始于戴聖歷考六經並無以經字作書名解者

七言律郎樂府

舊唐書音樂志享龍池樂章十首姚崇蔡孚等十人之作皆七律也沈佺期之盧家少婦一章郎樂府之獨不見也陳標飲馬長城窟一篇亦是七律楊升菴草堂詩

選序曰唐七言律即填詞之瑞鷓鴣七言仄韻即填詞之玉樓春也

聯句始式微

劉向列女傳謂式微之詩二人合作是聯句之始矣文心雕龍云聯句共韵柏梁餘製

集句始傳咸

傳咸有回文反覆詩又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皆集經語是集句所由始矣

文集之名始東京

隋經籍志曰集之名漢東京所創蓋指班史某人文幾篇某人詩幾篇而言實後人集之非自爲集也齊梁間

始有自爲集者南齊阮孝緒爲七錄四曰文集王筠以一官爲一集江淹自名前後集是也有一人之集止一題者阮步兵集五言八十篇四言十三篇題皆曰詠懷應休璉詩八卷總名曰百一詩是也亦有一集止爲一事者梁元帝爲燕歌行羣臣和之爲燕歌行集唐睿宗時李適送司馬承貞還山詩朝士賀者三百餘人徐彥伯編而序之號白雲記是也有一集止一體者崔道融唐詩二卷皆四言是也有數人唱和而成集者元白之因繼集皮陸之松陵集溫飛卿之漢上題襟集是也

近體詩出韵

近體亦可通韵明皇餞王晙巡邊長律用六魚韵而次

縣郎押用符字十聯用敷字乃七虞也蘇頲出塞詩五律用五微韵而次聯用麾字乃四支也少陵寄賈嚴兩閣老用十一眞而三聯押芹字乃十二文也劉長卿登思禪五律用東韵而三聯用松字乃二冬也康熙字典廷字注云古人三聲通用必謂另聲另用者宋人拘泥之過也

八分書

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王次仲作八分或不解八分之義讀書譜載蔡文姬之言曰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謂之八分知此而隸與八分之辨已如刻眉

中國書在海外

西洋國有算法書名幾何乃春秋時冉求所造也今在海外而中國無之猶之楞嚴經乃番僧語也今在中國而西域無之見藝林餘話

然雖

晉書八王傳序然雖克滅權逼猶足維翰王畿是倒雖然二字而用之

諸子

荀子二十六篇雖奇嶮不可句讀而殿中御史之號實出是書其非孝公之世明矣晏子春秋俚淺已甚殆入孔子曾子見晏子等語尤爲不倫管子龐雜非一人之

爭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有篇而無解其自相矛盾者如桓公十日齋戒召仲仲三讓三行而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后諫戒勿用豎刁易牙等語屢稱而屢不同且有西施毛嬙等語年代太懸隔矣墨子與遊難讀旣曰非攻矣乃有備城備水等篇旣曰非儒矣乃南遊使衛載書甚多所染篇抄襲呂覽兼愛明鬼純盜佛經至詆孔子爲白公尤悖漢人好敷衍奏集以成一書故淮南要略一篇全用莊子大戴禮投壺哀公問曾子大孝篇半抄戴記保傳一篇全寫賈子投壺一篇又倣儀禮

揚子

法言十三篇其中評子胥曰卒眼之評六國曰方肉方不問餘耳曰光初䅁文帝曰官不女全是割裂文義測度猜謎讀之欲嘔末云周公以來未有如安漢公之懿尤屬無恥乃前見美于韓公後見美于溫公實不可解或云美新投閣是谷永非揚雄雄年七十有一卒不逮天鳳五年余按揚子年四十餘入京成帝方郊祀甘泉是永始四年次年王根秉政薦之由永始四年至天鳳五年計三十年揚子以四十餘入京又三十年正七十一今必欲諱其莽大夫之恥以爲不甚事莽乃自成帝建始元年數之則移揚子入京之歲在二十年前自可從而爲之辭矣夫豈帝初元王鳳秉政非王根成帝並未

祀甘泉揚子必不枯坐京師至二十年以待王根之若
谷永則死于王根之世有明文矣

古事見古人引用而不知所本

有古事見古人引用而不知所本者周禮大司寇註引
王霸記曰置之空墋之地五刑弼教之官非理刑也王
霸記不知何書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
劉子謹獨篇曰顏淵夜浴不改容曹子建求自試表曰
恐犯詩人胡顏之譏陳琳與曹洪書曰有子勝斐然之
志漢書崔駰賦顏淵明仁于度穀馮衍賦許由隱于負
黍皋陶漁于雷澤吉艮釋聖于羑里魏志張淵傳曰或
取証于逢公或推變于衛午孔穎達正義曰三始之目

章于帝軒南齊劉璡傳曰曾子孝親而沉乎水又曰曾子不逆薪而爨知其不爲暴也劉歆革終論曰但毅尋君之虛位伯夷之杅水曾桓公二年滕子來朝朱氏灌甫曰樂正子記滕薛旅朝隱公桓王聞之欲朝滕以子徑薛以伯徑王怒皆黜焉尸子曰堯脊于伊耆舜灰于常羊唐人策問曰范蠡選能于千樹支子開發于五神三冨志秦宓傳曰三皇乘祗車出斜谷又曰成湯見野其前有獵逐之失博物志曰吳王璧羽伐楚六甲書見前郎浮受命述曰鳴玉除墀三揖以俟張衡鍰笥賦曰周公惟事七涓有降尚書大傳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又曰目作宴瑱飽腹作究惱飯刀作離婁僻又曰既死

明月鶂無復玻璃䰟李浩刊撰曰朧酒二十拍促曲名三臺大傳曲名㭷皷殺空桑作張衡大象賦曰出石所以旌處士谷風所以應騶虞管幹別傳曰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托水變以立形淮南子曰羿死于桃棓祀爲宗布武王弑紂宣室湯禽桀焦門呂覽曰成湯約于郼薄武王窮于畢程賈子新書子胥傷五藏之實毀十龍之鐘子貢觀魯廟之北堂九蓋皆繼以身解于陽盱之河堯舉舜于童土之地賈子曰陳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又曰齊桓假八流以自廣鹽鐵論曰孔子能方而不能圓故饑于黎邛桓譚新論曰子思好佩銀珮孔子名牲牲獨對人之歌而知之釋史列士傳曰天遣白

鹿乳夷齊夷齊欲食鹿鹿不來乃餓死元晏思游賦夏傑韜塵于市北修稀合而靡呈皇甫謐釋勸篇云支伯以幽疾拒唐顏師古策題問封鉅大塡舉嫣元隱地皇出于雄耳龍門之嶽人皇生于刑馬山提之國韓詩外傳曰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文心雕龍曰應瑒之鼻方于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于握舂杵漢獄案托弦以流韻晉隸構辭以清文劉晝新論曰微子感牽牛樊噲感狼星范蠡吠于狗竇覬申戴石而吟論衡曰子貢滅鬚為婦人莊子詮務光長八寸張師仲長尺二寸豈子文王舉閎夭于置網之中孔子疾齊景公不用乃樹鵠貢子皮于川常之門歸藏易曰

背梁為酒尊于兩壺而瑜飲之三日而蘇周宣王時采
新敵曰余虎入門吸元泉荀子曰藍苴路作似智而非
葛洪抱朴子記曰二儀始分生元蟲元蟲生剛須剛須生
元始天王淮南子曰黃須生青曾青曾生若菌若菌生
聖人鹽鐵論胡建不得其死而胡得幾不免于患也今
欲下鐵石通關扃則恐有盛胡之累管子車有輡沂冠
有纚屣又曰衣不務于隅肶之削冠無觚羸之理應璩
與曹公箋云光武與戴子高有撫塵之好顧愷之定命
論曰知周天地獨羅沉厲之災明並日月必嬰深匡之
難荀子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弟子曰泔之傷人不如
粵之曾子泣悔其問之晚也說苑曾子曰蘭本三年湛

以鹿醢易以匹馬湛以苦酒則庶人不佩君子不近大戴禮上交下交銀手如斷此卜商之行也宋紹聖時掘得瑕后板函綠石匣鹿頭笏笏頭上有文昭儀后識坐板函十字識坐板是古人何物康成箋詩經宋土曰春秋繁宜社之肉蜃字不解或問太白樂府元氣是文康之老親作何解余按周捨上雲樂曰西方老胡厥名文康此其所本也然終亦不可解

二字義分而今合用

漢書註得利曰乾失利曰沒今混稱乾沒爲賍入已之稱漢書註馬傳曰置步傳曰郵今混稱置郵爲驛馬之名詩疏外諸侯曰君內諸侯曰長猶之漢官制萬戶以

上稱令不及萬戸稱長也今混稱令長君長楚世家爲火正者一吳回一陸終父子也今混稱回陸火正爲黎左氏曰重爲少昊氏叔黎爲顓頊氏子亦二人也今混稱重黎漢制郡國曰學侯國曰校今混稱學校禮運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今混稱臣僕演繁露閤夾室也庋食之所閤門旁小戸也閤門也今混稱閤下尸子註婦女曰姑兒童曰息今混稱姑息緯略有聲曰雷無聲曰霆雷善而霆惡今混稱雷霆周官冢人註邱封之度王公曰邱諸侯曰封今混稱邱封公羊註側手爲膚按指爲寸投壺註鋪四指曰膚大戴禮布指曰寸今混稱膚寸爲些小之名何休公羊註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今混稱朋友戶交好之名佛經本覺曰如今覺曰來今混以如來爲佛號考工記靑雜白謂之文赤雜白謂之章今混以章句爲文章他若禮記疏一舉足曰跬二舉足曰步字少曰名字多曰字男幼曰嬰女幼曰兒能知姓氏所出者爲宗能知明神之事者爲祝有才能者爲奚無才能者爲奴太史公功臣表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左氏釋文貪財曰饕貪食曰餮有足曰蟲無足曰豸有檻曰園揷籬曰圃爾雅註平底曰履複底曰舄詩疏下田曰汙上[illegible]曰萊穀曰[illegible]木曰稟國語註東西曰廣南北曰袤儀禮下獻上曰享上食下曰饗爾雅翼婁交曰昏骨交曰婣周禮春官小史註先王死日曰忌名

曰謂地理志江南曰雲江北曰夢論語疏一穀不收曰饉五穀不收曰饑金食貨志官田曰租私田曰稅陸德明釋文三糾繩曰徽二糾繩曰纆庶物異名疏戶限曰梱鳶牙曰機小曰譏大曰羊劉向洪範五行傳記內曰恭外曰敬韓詩齊顏色均衆寡曰沉閉門飮曰湎鄭衆解詁玉曰琢石曰磨有目联曰矇無目联曰瞍裳曰袤衣曰領爾雅內宗曰族母妻曰黨女曰巫男曰覡杜預云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國史補上告下曰臚下告上曰句菜不熟曰饉果不熟曰荒宋史儀衛志文曰儀武曰衛平曰墓高曰墳封曰冢檀弓古者墓而不墳是也爾雅婦黨為昏兄弟壻黨為姻兄

弟管輅曰朝旦爲輝日中爲光見三國志孔子曰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見孔叢子他如匡盧武夷羅浮皆以六人名爲六山名非以二字爲一山也他如瀾漫水火之象也契濶離合之情也憂虞悲喜之別也揭來去來之異也軒輊依違然疑淹速皆兼二義而今人皆以一義用之妻子二字古亦有作一義用者樂府結髮爲妻子妻可云結髮子不可云結髮也韓非子卜子使妻爲袴妻問今袴何如曰如故袴妻子遂毀新袴爲故袴是以妻子稱妻矣